



社会热点纪实

沙漠惊魂

——权力下的女舞星



周彦文
著

沙漠惊魂

——
权力下的女舞星

周彦文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沙漠惊魂

——权力下的女舞星

周彦文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½ 插页 2 字数 123000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1136-4/I·1042

定价:4.00元

内 容 提 要

夜深沉,难入梦,她在凝望那颗星……

面对无垠的星空,她用舞蹈来抒发内心的苦闷。

她还是一个天真、单纯的小姑娘,为什么会那么忧郁?她的生活刚刚开始,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多的坎坷?

本书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描叙了这一切。

目 录

第一章	沙漠风暴.....	1
第二章	是医院,还是法院?	11
第三章	相识在春天神奇的沙漠里	20
第四章	病床上的恶梦——王布礼的婚姻	30
第五章	舞蹈是一种真正以生命自身塑造 的艺术	36
第六章	没把的锅盖和有把的香烟,以及 图文并茂的情书	51
第七章	张淑玲舌战王布礼,往事不堪回首.....	57
第八章	张淑玲再战王布礼,前程又复何如.....	71
第九章	躺在棺材里的活人	78
第十章	王布礼拜见范市长	90
第十一章	儿子和父亲之间的论战	96
第十二章	扎木苏喇嘛永别范子昌.....	105
第十三章	高斯燕,重返沙蒿林的回忆	113
第十四章	用形体跳舞和用思想跳舞.....	119

第十五章	生离死别·····	126
第十六章	沙原丛林之夜·····	134
第十七章	事业中的爱情·····	140
第十八章	范子昌的对策·····	149
第十九章	前线没挂彩,在后方挂了彩·····	154
第二十章	高斯燕和女儿·····	161
第二十一章	燃烧的心·····	168
第二十二章	对“何华现象”的研究·····	178
自跋	·····	202

第一章 沙漠风暴

什么是真实？诬陷也是一种发了脾气的真实。

每次演出前，她总喜欢化好妆，跑出剧场，到附近的旷野上，观赏一会儿那灿烂的天幕。

瞧那流星，多么生动，多么迷人。

探索者的火炬，捐躯者燃烧的心。

沙原的气候是多变的。风来了，雨来了，她使用轻纱笼起自己的脸，撒丫子往回奔跑。嘴里还喊着高尔基《海燕》中的话：

“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

夏庸之团长不理解她，在大会上说：

“何华望月思乡，想妈妈了。可以回去嘛！”

何华“哇”地一声哭了。她以为是歌舞团不想要她，要打发她回家了。众人解释了半天，才平息了她的哭声。

她在排练厅走碎步。乐队队长走过来，递给她一个小

口琴，让她吹着玩，解解闷，不想家。她拿到手，琢磨片刻，把它丢到地下，眼睛湿润了。人们以为她受了什么大委屈。一问才知道，她以为从此不让她跳舞了，让她到乐队去。人们照例前仰后合地笑了一阵。

舞蹈简直成了何华的命根。

不过，有时她也真的想妈妈哩。夏庸之团长的话也许触动了她的乡思。她想起了妈妈临别时送她上路的情景。

那天，天空也像妈妈的眼睛一样含着泪珠。弯弯曲曲的小路延伸着，无尽无休地延伸着。年轻的生命即将伸向远方。妈妈，不要送了，路这样远，这样难走。

妈妈把一双崭新的布鞋塞在她的手里，最后叮咛着：“上火车时换！”

家里那条护羊狗，浑身湿漉漉的，一直把何华送到车站。

雨住了，汽笛声划破了乌云。上车前，何华将那双又旧又脏的布鞋整整齐齐地摆在站台上，换上了新鞋。啊，她总是穿姐姐穿过的鞋，还从未穿过一双新鞋呢。站台上，那只调皮的护羊狗衔着她的旧鞋一扬一扬的，是告别，还是奚落？但她走了，告别了沙明水秀的故乡，踏上了儿时的梦境，踏上了人生的路。

风雨，泥泞，崎岖的路……

旧鞋，总是穿着姐姐的旧鞋。

一双新鞋，一双新舞鞋。

就让她登上《红菱艳》中的红舞鞋吧。

让她跳下去，永远跳下去……

姐姐多少次来信，让她回家看看妈妈。姐姐说，何华再不回去，妈妈就要想她想疯了。

小路，一条迷人的小路。她曾多少次拽着妈妈的手，快活地在这条小路上奔跑。

小路的一边，是连绵起伏、光洁柔软的沙丘。她常常挣脱妈妈的手，爬到沙丘顶上，躺倒了往下滚。有时也伸直腿，坐着往下滑，就像城里的孩子玩滑梯。沙丘上，星散着美丽的图案，那是些有生命的文字，那是跳筷子和黄羊的足迹。跳筷子前腿短，后腿长，跑起来总是不情愿地翻着跟斗。怪有意思的。妈妈说，那是顽皮的小何华。

小路的另一边，是狭长的草滩。春天里，马莲花遍地开了，把整个天空都映照得一片瓦蓝。牛儿，羊儿，马儿和骆驼正忙着尝鲜。它们仿佛嬉戏，徜徉在一个透明纯净的世界里，和谐而充满生机。小何华常常独自到草滩上瞧着，听着，简直入了迷。她爱看小牛犊甩着尾巴撒欢，她爱看绒球似的小羊羔头对头顶架。有一回，小何华看到草滩上有一峰母骆驼背上背着一把马头琴。骆驼喜欢迎风跑，那马头琴便在春风的抚弄下发出异样的奏鸣。她好奇地跟它跑起来，正沉醉在这天然的音乐中，不料后面赶来一只疯骆驼。它昂首阔步，吐着满嘴的白沫，向着何华穷追不舍。小何华跑呀，跑呀，眼看要让疯骆驼追上了，正巧碰

见了放羊的爷爷。爷爷让她快点脱下穿的那件红褂子，扔给疯骆驼，才算脱了险。骆驼把她的红褂子踩在脚下。

爷爷告诉小何华，背琴的骆驼刚作母亲，还不懂得疼爱儿女，不给驼羔喂奶。牧民便在它背上背了把马头琴，呜咽的琴声犹如催奶歌，能召回母爱。小何华更好奇了，疯骆驼也没有吓住她，她依旧往草滩上奔跑。鹰飞马驰，雁鸣羊唤，这奇异而和谐的世界使她迷恋。妈妈却说疯骆驼把何华的魂儿吓跑了。她在清晨，端着盛了黄表香的笊子，到草滩的小路上给何华“叫魂”。笊沿上还搭着何华的红腰子。母亲一边倒退着往回走，一边喊着：“何华回来！何华回来！”姐姐跟在一旁答应着：“回来了。回来了。”凄绝哀怨的呼唤从草滩一直响到何华睡着的炕头。母亲端着的笊子又在何华的头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这象征着何华的魂儿，沿着曲折的小路终于回来了……

如今，何华是回来了。不是魂儿，不是在梦里和遐思里，而是确确实实的她，在出去三年以后，又踏上这条踩满她童年脚印的小路。护羊狗亲昵地偎依在她的脚下，顽皮地嗅着她，似乎要在刹那间把三年离别的感情空白填补起来。

三年没见，邻居亲戚们都说何华长高了，后脑勺上的两条羊角辫子翘得更高了，人儿长得更苗条更水灵了。妈妈还是那样瘦弱，那样慈祥，对何华依旧是体贴入微。何

华没有想到的，她替何华想到了；何华想到的，还没有开口，她便替何华办到了。她能从眼神中看出女儿的需求，女儿的爱憎。

“你走时，要路过‘上沙原’，看看王老师的家。”母亲说。

“我去。淑玲姐还有封信捎给师母。淑玲姐说，这封信是‘绝密文件’，一定让我当面交给师母。”

“淑玲姐是谁呀？”

“范市长没过门的儿媳妇。生得可漂亮呢，舞跳得真好。她身体不舒服时，我替她跳。她是A角，我是B角。妈妈，你懂吗？”

“懂，她是右脚（角），你是左脚（角），你俩踩着一个鼓点儿。”

“妈妈，范市长就是从上沙原参加革命的那个老干部，你认识他？”

“认识。”

何华一听，高兴得拍手说：

“妈妈，你为什么不早说？淑玲姐知道，一定会乐得大旋转起来。”

妈妈仿佛被什么刺痛了一下，布满皱纹的脸上闪露出一刹那的阴影。半晌才对女儿说：

“唉，过去的事，提它干什么？可惜你爷爷不在，你要早回来三天，就能见上他了。他让你大姐接走，这一住，怕

又是半年。你知道他多想你，整天念叨你。”

其实，一提到老师，何华便想起爷爷来了。引导何华走上舞蹈之路的第一个老师正是放羊的爷爷呀。

下午，何华独自越过草滩，翻过沙丘，来到那座坍塌的大召。一片废墟。沙漠里的“圆明园”。这里曾洒下过她和爷爷的汗珠。那时候，爷爷看小何华整天蹦蹦跳跳，不是学羊顶架，就是学雁儿飞，便领她到这座坍塌的大召，看残留的舞蹈壁画。他说，那个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的《鄂尔多斯舞》，就有他提供的舞蹈语汇。或者说，《鄂尔多斯舞》就诞生于这古老的沙原。谁能想到，那个曾风靡全国各大城市的《鄂尔多斯舞》，和这断垣残壁、和这荒凉冷寂的沙漠有过血缘关系呢？只有壁画上那些飘逸的长袖、刚劲的头颅、雄健的腰姿，使人能窥见一些端倪。骄阳下，遍地的琉璃瓦残片熠熠闪光。小何华抚摸着斑驳的壁画，眯缝着眼睛。他仿佛又看到翘着小胡子的爷爷甩开双臂，舞蹈起来了。嘴里“呜——呜——”地伴奏着，那是爷爷模仿长筒低音号的声响，那号声雄浑、深沉，从内里给人一种律动的力量。爷爷自称在年轻时曾到拉萨宫和高手学过舞蹈，还到五台山教过徒弟。他曾戴过飞禽走兽的面具，在庙宇前的广场上，艺术地再现它们的动作。爷爷本来希望小何华去上学，长大做科学家。可是，那会儿（“文革”），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小何华每天都跟着爷爷放羊，学跳舞。在那荒无人烟的沙漠里，他们陶醉在舞

蹈艺术的世界里。除了那条驯顺的护羊狗，再没有别的观众。连羊儿都闷着头吃草，很少望他们一眼。整个社会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偏远的角落。在这运动的“死角”，在这遥远的一隅，古老的舞蹈艺术从一个稚嫩的少女身上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这自然是那个曾经迷醉过舞蹈艺术的爷爷乐不可支的。

愈想到在自己身上倾注了血汗的老师，何华的训练便愈加刻苦了。在家的这几天，她一天不误地早早起来练功。迎着沙原的黎明，她把羊圈门的横木当作把杆压腿；对着光亮的玻璃窗，她矫正和欣赏自己上肢的动作。

“孩子，你不能歇两天吗？”

“两天？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何华见妈妈有点儿莫名其妙，又解释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就观众知道。”

“怪不得你那么费鞋。”母亲说。

何华在家里住了三天就住不下去了。她惦记着歌舞团，她留恋她的舞台。她为了去看王师母，没有坐火车，而是坐汽车到了上沙原。

师母接待了她。收下了她从贫瘠的故乡带来的特产：半碗吃豆面用的蒿籽儿和二升作年糕用的黄米，还有淑玲姐捎的那封信。师母是个三十出头的家庭妇女，泼辣而不多言。何华从墙壁的像框里看到王老师的“全家乐”：——一个男孩子站在他俩中间；那孩子有些丑，不大

像王老师；王老师身着军装，矫健而洒脱，眼睛里充满了热情。是啊，不知谁说的，“一个人眼里有色彩才能发现色彩。”王老师眼里有舞蹈，所以，才能发现舞蹈。三年前，他带着一个战士宣传队到下沙原作爱民演出，发现了何华。

何华的视线又转到一幅挂历上，下面写着：五代·南唐·《韩熙载夜宴图》。挂历上，舞者王屋山身穿质轻如云的天蓝色大襟舞衣，斜倾着头，背对着观众，从右肩上侧过半个脸来。一瞬间的停顿中，那光彩有神的目光，简直能照彻人的心肺。看得出来，她的身体不是在走，而是在水中飘游、在云中浮动，兴许是现代舞蹈中的云步或碎步吧。她微微抬起的右脚正欲踏下去，双手从背后正要分开，把长袖甩起。王布礼老师曾告诉过她，在古代舞蹈形象资料中，像《韩熙载夜宴图》这样清楚地标明时代、环境和舞名的史料还十分罕见。伴奏的乐器只用一鼓一拍板，十分简单，说明这是即兴表演。而舞的动作和鼓板的动作正好契合。说明画家是舞和乐的内行，也说明画家的精细。可惜那时还没有发明拉班舞谱，没有记下这舞的整个过程。

山药蛋烩酸菜，还有冬天里腌制的猪肉。何华吃罢这富有沙原风味的饭菜，便告辞了。

真是想不到，何华在车站乘车时又遇见了师母。原来，她们是同路。既然这样，吃饭时，师母为什么不说呀？她给师母让座位，师母没有理她。车上人声嘈杂，也许师

母没有听见。

沙丘链。条条沟壑。大片的沙蒿林，一丛丛的红柳，曲折而崎岖的路。两个小时，公共汽车到达B市，她们都下了车。何华邀请师母到歌舞团去。师母拒绝了。她说自己要去舅舅家。她把“舅舅”两个字说得特别响、特别自豪，似乎这世界上只有她才有舅舅。末了，师母答应，第二天上午，到歌舞团“拜访”她。

翌日上午，何华请了假，坐在宿舍里等候师母。练功时间不让会客，因为她刚刚探家回来，才准了假。何华不愿失去这个练功的机会，把腿放在暖气片儿上，一边等师母，一边压腿。

师母出现了，又粗又壮的身躯立在门口。上身穿红色的的确凉外罩，下身穿绿色涤纶裤，合起来正是大红大绿。何华想：在表演欢快、明朗的舞蹈时，正需要这种颜色的服装。天气也不冷，可是师母用一块三角巾将头和脖子箍了个严严实实。艳丽的打扮、粗壮的身材，与素洁苗条的何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你怎么不坐？师母。”

“……”

“来，我给你沏茶。”何华连蹦带跳地去取茶杯，“你脸色不好，是不舒服吗？”

“是你这个小贱人干的好事！”

“啊？”何华惊呆了。手中的茶杯掉在水泥地上。

“我问你，你有对象了吗？”

“有……没呀？！你怎么了？”

“有，就是我的丈夫；没有，就是等我离婚。我和王布礼入洞房那会儿，你大概还在炕上爬，现在，倒要往王布礼怀里睡了。不要脸的小贱人，今天，祖奶奶和你拼了！”

院子里的人们闻声赶来。她的声音更大了，闹得更凶了。是的，她从上沙原赶来，就是要将何华痛痛快快地羞辱一番。她叫着，喊着，向何华威逼过来。趁着何华惊愕、难堪的工夫，伸手就是一拳。何华一闪，她扑空摔倒了。

何华也一阵眩晕，跌倒在水泥地上。

第二章 是医院,还是法院?

看不到人的内心,便看不到整个世界。

何华的整个神经就像一团被什么东西撕扯着的乱麻,有的松弛,有的快要被拉断了。她再一次合上眼皮,艰涩、迟缓地合上了眼皮。那两幅深红色的金丝绒大幕徐徐地拉向两边,犹如向她打开了两扇沉重的地狱之门。台下无数观众的眼睛向她投来审视的光芒。舞台上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留下一片纷纷扬扬的金星在飞舞着,嬉戏着。等整个大幕拉回,脚下的舞台在缩小,缩小,最后变成一间洁白的屋子。

医生说何华得了癔病。

这可是中年妇女的多见病。而她,才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仅这点,就够何华难堪的了。

医生让她排除杂念,好好静养;护士劝她息事宁人,把心儿放宽。妈妈(团里用加急电报招来)时而唉声叹气,